

塵

史

據明
藏書章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史

涵木樓藏版

塵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鈔本無
轍字作緒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閒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諭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逐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讐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場屋

神授

體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明義

卷下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戒殺

鑒戒

真僞

謗謗

占驗

語讖

博奕

諧謔

雜志

乖謬

塵史目錄

塵史卷上

鳳臺子 王得臣 彦輔撰

睿謨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鼓

原本無鼓字從
鈔本補說郭同

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

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

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

鈔本
作白

直禁卒錄編勅既効具牘以上

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泄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宜改山

原本作園鈔
本闕一字案

宋史慈聖光獻曹后於元豐二年冬十月乙卯崩戊午詔易太皇太后園陵曰山陵則此字當作山字無疑據改

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

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

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嘗儉服純作鈔本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諱夫不出殿闈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遠

原本作源從鈔本改

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

詩至噫嘻振鶩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聞之以振鶩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講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尙謀聰作謀故耶侍臣莫不歎服

蔡持正說

鈔本作侍臣莫歎帝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尙書郎寇諲往還因出其祖萊
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
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
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
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

照分部或不足卽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

鈔本作避原本皆避作齒

在近勿

使傅城求便掩擊仍令閒道移石普闔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
士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
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闔承翰軍威四與
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
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卽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
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
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閒方可鑾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

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大
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
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
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靈或是
革輶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扼
作鈔本振津濟得臣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功
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
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

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

以上七字言行錄作
令入中以實都下作

三司使程文簡以爲不可

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

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

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言行錄作韓魏公爲相日其下無時字時曾魯公爲亞相趙閔道歐陽永叔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該字從言行錄補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至於二字從言行錄補大事則自與決之

矣

此下言行錄有人以爲得宰相體七字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

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卽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爲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尙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尙書侍郎郎官廳於中壁

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爲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爲著作佐郎餘人爲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旣行官制卽無所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尙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爲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熙寧閒旣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閱任望官者充之未幾又以初

入仕者爲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閒議者謂鈔本謂作以爲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黃州請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泊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緝計之月率四十餘鈔本無餘字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
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
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獮作狀元滿庭稱善況
命相哉

熙寧閒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爲中丞凡七年不遷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
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
檐子入內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
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
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幞頭後周武帝爲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

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裏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之鈔本無之字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脚短而銳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裏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結藤爲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爲之裏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爲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作前屈○鈔本作絀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爲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爲直巾者又爲上原本及鈔本均爲上字以文義求之當誤今改正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爲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得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何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爲一樣但徇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爲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爲短簷纔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皆抹上竦俗戲呼爲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爲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又爲方簷者其制自項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爲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爲銳勢今則漸爲四直者

古以韋爲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胯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胯且留一
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爲常服者原本作爲之常
眼者從鈔本改金玉犀則

用紅章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閒爲方胯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作方鈔本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詎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詎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閒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祖宗創金毬文方團

原本誤作圖
從鈔本改

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

佩魚又爲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並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尙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